

# 罗杰·格林博士，《宗教改革至今》，第 11 讲，《启蒙运动》

© 2024 罗杰·格林和泰德·希尔德布兰特

我确实喜欢读一些灵修方面的书，但除了讨论经文和其他事情外，我们已经有几个星期五没有在一起了，所以我们实际上并没有教书。我忘了诚实地告诉你我是否读过约翰·加尔文的我最喜欢的一段话，所以我不记得我是否读过。所以，为了进行一些灵修方面的思考，我今天早上从加尔文的《基督教教义》的开头开始读，第一卷，第一章，我喜欢他开始写《基督教教义》的方式。

他说，我们所拥有的几乎所有智慧，即真正的智慧和健全的智慧，都由两部分组成：对上帝的认识和对自我的认识。但是，尽管有许多纽带将两者联系在一起，一个先于另一个，并产生另一个，但要分辨却并不容易。首先，没有人能在审视自己时不立即将自己的思想转向对上帝的沉思，他生活和行动都在上帝里面，使徒行传 17:28。

很明显，我们所拥有的强大天赋几乎都不是来自我们自己。事实上，我们的存在只不过是存在于唯一的上帝之中。然后，这些恩惠像天上的露水一样洒落在我们身上，我们就像被小溪引向泉源一样。

事实上，我们的贫穷更能揭示上帝所赐予的无限恩惠。人类始祖的叛乱给我们带来了悲惨的毁灭，这尤其迫使我们向上看。这样，我们不仅会在禁食和饥饿中寻找我们所缺乏的东西，而且在恐惧的刺激下，我们也会学会谦卑。

因为人类身上确实存在着一个充满苦难的世界，我们因此被剥夺了神圣的衣袍，我们可耻的赤身裸体暴露了无数的恶行。我们每个人都必须被自己的不幸意识所刺痛，才能获得至少一些关于上帝的知识。因此，从我们自己的无知、虚荣、贫穷、虚弱，以及堕落和腐败的感觉中，我们认识到，智慧的真光、健全的美德、一切善的充分丰富和公义的纯洁只存在于主里面。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被自己的弊病所驱使去思考上帝的美好事物，在我们开始对自己感到不满之前，我们无法认真地向往上帝。因为世界上有哪个人不愿意保持现状呢？只要一个人不了解自己，也就是说，满足于自己的天赋，对自己的痛苦一无所知或毫不在意，那么他又怎么会不保持现状呢？因此，对自己的认识不仅激发我们去寻求上帝，而且可以说，它牵着我们的手去寻找上帝。所以，《基督教要义》的开篇，认识上帝和认识我们自己，以及它们是如何紧密相连的，真的是一个美好的开始。

这就是他的开始。好吧，这对他来说只是一点小小的奉献。我们将，我们，我不知道我们是否会完成这个讲座，我们可能会，但让我们提醒自己我们现在在哪里，讲座 5，教学大纲第 13 页。

我们在本讲座中试图做的是，我们将本讲座称为“启蒙时代的神学”，我们在本讲座中试图做的是，看看人们对教会、有组织的基督教、圣经、基督里的上帝启示等的真实反应，几乎就像是进入启蒙时代时的强烈反应。然后，我们决定去四个地方：英国、法国、德国和美国。我们将讨论这四个地方与这种强烈反应的关系。好吧，提醒我们自己，仅在英国，对基督教的反应在某种意义上就相当谨慎。

其实，这并不是太暴力。这是自然神论。自然神论是一种哲学，是一种一神论哲学，上帝在天上，我们在地上，从某种意义上说，过有道德的生活是好基督徒的最佳表现。

它最终演变成一神论。反应非常慎重。下一个国家当然是法国，我们提到自然主义是法国对教会反应的一种表达，法国对教会和基督教的反应非常激烈。

法国大革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与英国的反应相比，法国大革命的反应要温和得多。我们提到，当时世界上有些人确实表达了对基督教的这种反应。

所以，我们提到了斯宾诺莎，提到了伏尔泰，然后我们提到的第三个人是让-雅克·卢梭。我们说，虽然他出生在瑞士，但他搬到了巴黎，所以我们把他当作法国人回应的自然典范。好吧，他本人相当谨慎，我们说过我们要说四件关于卢梭的事情。

我想我们说过前两个，不是吗？我们有没有提到卢梭的两点？我们有没有谈论感觉而不是理性？感觉是我们提到的标志，好吗？然后我们有没有提到他的回归自然，那种高贵野蛮人的形象？摆脱你需要摆脱工业革命给你带来的所有压迫，你需要远离它。如果你真的要理解你是什么，你就不应该过着自私的生活，你不应该过着匮乏的生活，你不应该过着嫉妒的生活等等，你应该过一种比这些更有道德的生活，你知道吗？高贵的野蛮人可以教给我们这些美德，我想我们提到过这一点。我们有没有提到第三点的重要性，不是吗？

所以，关于卢梭，我还有两点要说，它们有助于强调启蒙时代，但这两点对于我们来到美国也很有帮助。所以，好的，第三点是，理性对卢梭来说非常重要。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是启蒙运动的产物。

所以，理性在某个领域非常重要。理性在政府的组建中非常重要。在政府组建过程中，理性的人能够组建和塑造他们想要或应该拥有的政府。

所以，在第三点下，请注意卢梭的日期。如果你愿意的话，这里有一个非常顶级的列表，从 1712 年到 1728 年。所以，在 18 世纪，卢梭挑战的是君权神授。君权神授并不存在。

政府不是神权所设立的。政府是由人民的合理意愿设立的。人民在政府组建过程中应该有发言权。

因此，这显然对法国君主制构成了真正的挑战，而卢梭目前在巴黎授课。当然，其中一些想法将导致法国大革命，这场革命比卢梭所希望的要暴力得多。但无论如何，他挑战了君权神授。

现在，政府是由人民的意愿、人民的合理意愿形成的，政府是由普通民众形成的。当我们了解美国对政府形成的理解时，这听起来很熟悉。因此，卢梭将非常非常有影响力。作为启蒙思想家，他将对美国思想产生很大影响。

因此，当我们讨论这个问题时，我们要留意这种联系。好的，第四点是卢梭，正如许多作者所说，卢梭在某种程度上帮助建立了一种公民宗教。它不一定是教会的宗教。

它不是一种宗教，当然不是东正教，而是一种公民宗教。那么，公民宗教是什么？公民宗教的特点是什么？其中一个特点是信仰上帝，信仰至高无上的存在。所以这种公民宗教信仰上帝，至高无上的存在。

他追求的并不是无神的宗教或无神的社会。所以这是第一点。所以公民宗教，第一点，上帝。

第二是相信个人永生。这种民间宗教确实相信某种形式的奖赏和惩罚，因为他们认为今生不会解决这些问题。很多好人受苦却得不到奖赏。

很多恶人做坏事却似乎从未受到惩罚。因此，人们有一种个人不朽的感觉，在来世会有奖赏和惩罚。所以这是公民宗教的第二大特点。

好的，第三点，在今生过上美好生活、有道德的生活的重要性。在公民宗教中，我们希望人们在今世过上美好生活、有道德的生活、有道德的生活。第四点是宽容原则。

宽容的原则就是宽容其他人、其他观点、其他宗教等等。但宽容的原则当然是公民宗教的一部分。再说一遍，它不是有组织的基督教教派的一部分，不是有组织的基督教会的一部分，或者诸如此类的东西。

但肯定是公民社会结构的一部分。现在，这些事情在美国也是真实的，因为人们在这里阅读卢梭；对公民宗教的这种兴趣也必须在美国的土地上扎根。好的，这就是 C 项。这是你大纲中的 C 项，但我们给了 A 介绍，然后我们给了 B 英国，自然神论的慎重回应，以及 C 法国启蒙运动的回应，这是自然主义，但限制少得多。

对此有什么问题吗？然后我们继续讨论德国和美国。好的，我们转到 D，然后讨论德国。我这次要用来形容德国的词是理性主义。

让我们回到我们这里的分类，但毫无疑问，理性主义是最重要的。在德国，理性成为理解现实的试金石。所以，如果你想了解你周围的世界，包括科学世界，我们有一个在戈登庆祝科学的日子。

如果你想了解科学世界，你必须运用理性来理解你周围的世界。所以，有一个可以通过理性来了解的外部世界，而许多人认为只能通过理性来了解。关于德国的另一件事是，你在德国得到的是一种相信宇宙有秩序的信念。

好吧，我们的工作，人类的工作，就是驾驭这种秩序。宇宙中存在着秩序，让我们驾驭这种秩序，让我们利用这种秩序，让我们允许这种秩序来定义我们的生活。因此，在德国，合理地利用秩序来定义生活，包括科学生活，已经变得非常重要，随着德国大学的兴起，这种理性主义哲学已经占据了主导地位。

现在我们会看到这一点，就像我们前几天提到的那样，但你也会在艺术、音乐和美术中看到这一点。你会看到一种艺术表达方面的理性主义，无论是绘画还是音乐，就像我说的，如果你喜欢亨德尔-海顿，如果你想加入亨德尔-海顿协会，我和我的妻子已经加入这个协会好几年了，如果你喜欢那种音乐，那种18世纪的音乐，你就会理解这种东西。它听起来非常理性、非常合乎逻辑、非常有序。

音乐非常有秩序，不是吗？所以这很重要。好的，现在，这在德国是如何运作的？这在宗教中是如何运作的？这是我们最重要的，也是我们感兴趣的。这种理性主义在德国的宗教中是如何运作的？好吧，我要提两件事：它在宗教中是如何运作的。

首先，我只想提一下它在宗教中是如何运作的。它在宗教哲学、这种理性主义中是如何运作的？一切都必须井然有序；一切都必须理性地被认识，才能算作真实和有意义的，等等。事实上，就宗教而言，它对圣经、教会、基督教历史进行了非常严厉的批判。

所以，如果你不能，如果你在思考宗教，认为宗教只能用理性来衡量，只用理性，只用理性，那么圣经、教会和许多基督教就消失了。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圣经批判的兴起，非常严厉、严厉的圣经批判，它出现在18世纪的德国和19

世纪，当时人们对圣经、基督教、教会、有组织的宗教等都持批判态度。它发展到了如此极端的地步，在德国，甚至有人怀疑耶稣的历史真实性。

所以，他们怀疑耶稣的历史真实性。他们说耶稣是一个虚构的人物，福音书写得很晚，他们把耶稣虚构为理想的人，但从来没有一个拿撒勒的耶稣，他住在拿撒勒，在加利利和犹太传道，死在罗马十字架上，复活等等。他们否认这一切。所以第一个结果是现在在德国出现了相当激进的圣经批评。

毫无疑问，这确实对教会和教会的思想提出了挑战。因此，第二个结果是路德教的转向，因为路德教基本上是德国的国教。因此，路德教在 18 世纪在德国被转向。

那么，它是如何被重新引导的呢？嗯，我认为我们忘记了路德的一件事就是回到路德本人身上。路德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人物，但他非常有创造力、想象力和创造力。他不要一个只有善良的人在星期天坐在长椅上，什么也不思考的教堂；他只是听布道等等。

路德身上有创造力、想象力，对福音和福音真理充满热情，等等。所以你有一个传奇人物，路德之后的第一代路德宗就具有这些特征。但是一旦你到了 18 世纪，这就是我们最开始说的经院哲学，一旦你到了 18 世纪，你就发展出了路德宗经院哲学。

路德教会发展起来的是一种死气沉沉、学术化、理性化的宗教，普通民众在星期天早上去路德教会，听的都是论文、神学论文。他们听的不是像路德那样通过布道让圣经变得生动起来。所以，路德教在 17 和 18 世纪陷入了死寂。

长话短说，第二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只是一般意义上的宗教，第二个问题专门针对路德教，但将会有一场运动来审视这个问题，将会有一群路德教徒来审视这个问题，他们会说，这就是教会的本意吗？它是否已经死了，是那种经院哲学吗？不，他们会说不，这不是路德教的本意，所以他们会试图让路德教重新焕发生机，那个运动被称为敬虔主义。我的课程表上没有这个。我们要讲课了。实际上，它在你的教学大纲上，因为下一讲我们要讨论的第一个群体是敬

虔主义者，但那个运动被称为敬虔主义，它再次让路德教会恢复到它本意的样子。好的，德国，德国的这种理性主义。

现在，让我在这里停留一分钟，然后再转到美国。我们有英国、法国、德国，它们在启蒙时代作出了回应，但回应教会、回应基督教，有时对教会、基督教、基督等作出相当严厉的批评，但关于这三个的任何事，我们马上就要转到美国了。好吧，让我们来到这些海岸，让我们来到美国，看看美国在启蒙时代的情况。

好的，在我们开始之前，让我先说，哦，我想我们所有的条件都已经满足了，所以在我们开始之前，让我先说一下我有多热爱我在戈登学院的工作。让我先说一下，我现在在戈登学院工作已经 41 年了，我非常高兴。所以，我要说一些关于美国启蒙运动的事情，你们可能并不都同意，我理解这一点。

我对此深表同情。我将尝试用我所理解的方式解释美国的启蒙运动。那么，我们可以接受吗？我可以这样做吗？你不介意我这样做，对吧？让我们看看对此是否有一些不同意见。

让我们看看你是否还不明白。我不是想向你推销任何东西，而是想把它说清楚。所以我必须这样做，你知道，我认为让你知道这一点很重要。我只是试图把这件事说清楚。

你同意吗？那么，让我们来看看美国发生了什么。我首先要谈谈开国元勋，基本上就是开国元勋，我指的是乔治·华盛顿、托马斯·杰斐逊、本杰明·富兰克林和类似的人。好的，这是我的前提，然后我会稍微展开一下。

在美国，自然神论在美国的公众生活中无处不在。这一点毫无疑问。自然神论从英国传过来，并真正成型，我认为它已经扎根于美国公众生活，尤其是美国知识分子生活中。

大学的生活、许多人的生活、一些教堂的生活等等。现在，这些最终会演变成一神论，但美国的第一个一神论教堂直到革命后才出现。所以，第一个一神论教堂直到 1785 年才出现。

因此，自然神论并没有演变成某种教派形式，实际上，在美国革命之后，它在美国革命期间就已成型。因此，自然神论在这里真的、真的、真的很重要。好的，这是我的论点。

我的论点是，开国元勋们基本上是开明的自然神论者。他们吸收了启蒙运动的原则，在建立美国的过程中，他们将这些启蒙运动的原则很好地运用在了他们认为正在发生的事情上。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不认为我提到的开国元勋们是狂热的福音派。

我不认为他们是信奉我们所谓的正统福音派基督教、圣经基督教的人。你们中的一些人可能认为他们是这样的，例如，签署《独立宣言》的一些人就是这样的，这一点毫无疑问。但我认为，对美国公众生活和美国宗教生活影响最大的人，即开国元勋，是开明的自然神论者。

好的，让我以托马斯·杰斐逊为例。托马斯·杰斐逊开发了他所谓的《杰斐逊圣经》，也就是后来的《杰斐逊圣经》。我不知道您是否看过《杰斐逊圣经》，但托马斯·杰斐逊在《杰斐逊圣经》中所做的就是，他删除了耶稣的所有奇迹，因为他认为耶稣的奇迹与故事不符，这些都是编造的，目的是显示耶稣是神，而根据杰斐逊的说法，他当然不是神。

因此，杰斐逊圣经摒弃了所有奇迹，只保留了耶稣，他认为耶稣只是一个值得追随的好人。我们希望成为像耶稣一样有道德的人，我们希望按照八福生活。好吧，你不能删掉新约中的奇迹，却仍然保留福音书中的耶稣。

我的意思是，你不能只这样做，而不去拥有福音故事，因为它们对于福音故事和王国故事至关重要。杰斐逊就是这么做的。所以我认为他在做这件事时，是做了一种启蒙运动式的自然神论、一神论式的事情。

因此，我想说，由此得出的结论是，美国是建立在启蒙原则而不是圣经原则之上的。我在这里谈论的是美国的实际建国。它不是建立在，我不会说它建立在圣经原则之上，而是建立在启蒙原则之上。

让我用《独立宣言》中的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一点。好吧，你和我一样了解这一点。《独立宣言》说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什么？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

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证自明的。换句话说，《独立宣言》并没有说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符合圣经的。他们在这里使用了一种哲学上的不证自明，一种常识性的现实主义。

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某些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自然神论者当然相信造物主上帝，但他们并不认为上帝是救赎主。

他们没有将上帝视为救世主。所以，它并没有说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

他们是由他们的救世主上帝、他们的救赎主赐予的。圣经不是这么说的。圣经说我们是由他们的创造者赐予的。

那种语言是非常自然神论的语言。不言而喻的真理，造物主上帝。因此，我认为，美国所发生的事情，宗教和政治上发生的事情，是自然神论进入了美国，并帮助为美国公众生活和美国宗教生活提供了哲学基础，尤其是当一些美国人转向一神论时。

现在，让我回到这里。有时在美国，有些作家对基督教的攻击是彻头彻尾的野蛮。而像杰斐逊这样的人则不是。

开明的自然神论者对基督教的攻击并不野蛮。他们只是利用了启蒙原则、自然神论原则等等。有些人就是这么做的，托马斯·潘恩就是一个完美的例子。

他写道，1737年至1809年。托马斯·潘恩在《理性时代》中做了什么？请注意这本书的书名，《理性时代》。所以，这不是上帝启示的时代。

这是理性的时代。托马斯·潘恩在他的书中确实攻击了东正教。他对东正教的攻击非常猛烈。

他在《理性时代》一书中基本上说，在 18 世纪唯一可行的东西就是自然神论。所以，《理性时代》这本书可以说是对自然神论的辩护。因此，它为诸如自然理性、人民权利、所有人权利、政治平等等事物辩护。

所以，这种，再说一遍，不是，像杰斐逊这样的人，我不认为杰斐逊会进行如此野蛮的攻击，但我认为像托马斯·潘恩这样的人，他的书非常有影响力，对东正教进行了相当野蛮的攻击。并试图为这个国家辩护，试图支持自然权利。你通过常识、理性、观察自然世界、自然神学和各种东西获得这些自然权利，你知道，公民自由就是这样。

好的，现在我给你一个机会。我希望你提出这个问题并谈论它，但我给你一个机会这样做。我只想说，当时这是一种通过人类学而形成的神学。当时在我们国家，在 19 世纪和 18 世纪发展起来的是一种通过人类学而形成的神学。

也就是说，通过我们人类自己的理性努力来理解神学，等等。所以，这里存在着一种对人类的崇高。好的，现在，我们要注意的，这是清教徒的直接转折点。

所以，回想一下清教徒。回想一下波士顿，这座山上的城市。回想一下普利茅斯的朝圣者。

回想一下罗德岛的罗杰·威廉姆斯。回想一下清教徒的崇高加尔文主义。他们的神学不是高高在上，也不是通过人类学。

他们的神学是通过圣经和基督启示上帝而形成的。现在，从某种意义上说，公众生活和宗教生活都转向了某种人类学，这是一个巨大的转变。早期清教徒远离了早期清教徒的加尔文主义，转向了更偏向阿米尼乌斯神学，更偏向人类意志自由神学。

因此，美国的公共生活、哲学生活和宗教生活发生了重大转变。自 1620 年清教徒登陆以来，这一转变相当重大。因此，当这一转变发生时，我们甚至还不到 200 岁。

因此，你可以很容易地将朝圣者、清教徒、朝圣者与《独立宣言》的制定者（例如开国元勋）进行对比。这很容易形成一种对比，一方面是高尚的加尔文主义，另一方面是阿米纽斯主义和对意志自由日益增长的兴趣。所以，就是这样。

所以，你会看到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而这将持续到下个世纪。自然神论在美国公众和宗教生活中的最终结果是什么？让我来谈谈它是什么。我先说四五件事，然后我想花几分钟时间讨论这个问题，看看你是否想谈谈这个问题。

但结果会怎样呢？如果我是对的，我并不是想让你相信我是对的，我只是想在这里提出这个案例。但如果我是对的，如果自然神论是导致整个事情发生的那种宗教观点。哦，我也想说，注意卢梭在这一切中的重要性。

这些人正在读卢梭，卢梭对政府有何看法？当然，君权神授是不存在的。政府是由人民的意志形成的。政府不是由上下级形成的，尽管我认为乔治·华盛顿可能更想当国王而不是总统。

无论如何，这是我自己的感受，但我认为他真的想当国王。但是，政府不是自上而下形成的。政府是由人民的意愿形成的。

所以，你看卢梭有多重要。好吧，话虽如此，自然神论在美国的最终结果是什么？让我给你列举一下。最重要的最终结果是强调自然启示和自然神学。

通过自然神学强调自然启示，观察周围的世界，并根据所见做出一些神学推论。这与清教徒所教导的特殊启示完全不同。上帝在圣经和基督里特别启示了自己，当然，尤其是在基督里。

这是不同的。所以，这是一回事。好的，第二点，所有这些的第二种结果是宇宙法则。

上帝制定了宇宙法则，但他并不干涉宇宙法则。宇宙法则通过一种先入为主的理性，通过一种自然神学自行发挥作用。这就是我们对宇宙法则的理解。

我们不理解上帝，正如自然神论者所说。我们不理解上帝以任何方式闯入宇宙，干涉他所制定的自然法则。所以，这是第二点。

好的，第三点，我们之前已经提到过，但值得重复一遍。耶稣是道德的典范。所以，耶稣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一个道德的典范，我们应该以他为榜样。

前几天我们提到了 CS 刘易斯在某种意义上如何揭穿了谎言。你不可能认为耶稣是一个有道德的人。他要么是主，要么就是骗子。

所以，他要么是其中之一，要么是另一个，但你无法对耶稣采取中间立场。你要么视他为主，要么视他为骗子。他只是精神错乱而已。

他称自己为上帝。所以，这是第三点，明白吗？第四点，随着人类理性的提升，这种推理能力，这种人类拥有的理性能力，甚至在某种意义上通过科学手段控制宇宙，科学手段的不断发展，与我们今天所拥有的完全不同。因此，你确实完全否认了原罪，甚至否认了极端的罪恶行为。

这些人其实并不相信有罪。他们当然不相信有原罪。他们当然不相信有某种遗传的堕落或诸如此类的东西。

他们其实不太相信罪恶的行为。他们是相当善良、相当有道德的人。我们认识到他们存在一些问题等等。

所以，这就是由此而来的结果。然后第五点，由此而来的第五个结果是这些人通过劳动获得救赎。道德被提升了。

你因行善而得救。上帝会赞赏你所做的善行。所以，这也是这一切的结果。

好吧，那么我们在美国有什么？我们在美国有一个自然神论，一个经过修订的自然神论，它体现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民治政府的形成中，体现在自然神论的宗教生活中，最终演变成一神论。好吧，这就是我对美国的立场。我们要如何对待这个美国立场？我不是要你相信它，但是是的。

就其与清教的关系而言，许多开国元勋是否更多地来自清教盛行的南部殖民地？是的，这是个好问题。开国元勋来自不同的宗教传统。其中一些人具有清教徒的血统，但其中许多人，许多开国元勋，实际上来自英国圣公会传统。

他们来自英国圣公会，而英国圣公会的传统已经转向自然神论和一神论。因此，他们把这种信仰带到英国是很自然的。很多人，尤其是南方人，因为圣公会在南方相当庞大。

所以，战争结束后，大多数英国国教徒都回国了，因为他们是英国人，所以他们支持君主制而不是革命。但他们中的许多人来自南方，当时自然神论盛行。那么，我的意思是，清教徒殖民地当时是什么样子的？那时的清教徒殖民地，还记得我们在上一堂课中谈到的吗？上一堂课我们谈到了日益增长的商业主义使他们的福音派和宗教信仰减少，或者他们变得不那么福音派，不那么宗教信仰，所以他们发展了商业主义，诸如此类？嗯，现在商业主义正在全面发展。

在美国革命时期，许多公理会教堂都转向一神论。所以，他们是自然神论者；从法律意义上来说，他们还不是一神论者，因为正如我所说，第一个教堂直到1785年才成为一神论者。但他们肯定在朝那个方向发展。

所以，这就是目前的情况。在革命期间，许多曾经信教的人不再信教。他们在革命期间背弃宗教的人数相当多。

我认为，原因在于他们过于热衷于政治事业，没有时间信仰宗教。因此，革命时期，人们非常热衷于政治，而较少关注宗教。然后，随着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编撰自己的圣经，情况变得复杂起来；随着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的出现，情况也变得复杂起来，据我们所知，他很少去教堂。

他是圣公会教徒，去教堂时也去了圣公会教堂，但他并不是所谓的牧师，不是真正参与教会事务、想为教会做贡献的人。这有帮助吗？有一本类似的书，叫做《光与荣耀》。我更熟悉《光与荣耀》。

但请继续。对。对。

对。你是在问我对此的看法吗？因为《光明与荣耀》等书中也有这样的内容。没有证据表明这一点。

这就是问题所在。没有历史证据证明这一点；这就是他这么做的原因。证据似乎相反，他是一个自然神论者，他不相信奇迹。

所有这些事情都是绝对有争议的，毫无疑问。有一本书叫《光明与荣耀》，很多年前我读过，也是一样。你知道，这有点像质疑戈登学院的罗杰·格林教授。

我的意思是，他实际上并没有，你知道，但教授们认为这些人是自然神论者。所以，他认为他们是福音派等等。问题是记录不支持这一论点。

然后，如果这些人是福音派人士，那么《独立宣言》应该读起来完全不同。它不应该诉诸不证自明的论据或哲学论据。我们认为这些真理符合圣经，它应该说。

现在，如果清教徒写了《独立宣言》，那他们就会这么说。如果我们在 1650 年或更早的时候发动了革命，清教徒就会说，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天父在圣经中向我们揭示的，所有人生而平等，他们是由天父通过我们的主、我们的救赎主基督赋予的，你知道，上帝赋予了我们这些美德，我们应该活出这些美德。我们可以在圣经中看到这一切。

我的意思是，如果清教徒读过并写下《独立宣言》，情况就会完全不同。但这些人书面材料是他们使用的自然神论语言。但不，我完全同意你的观点。

但并不是每个人都相信这一点。我想说，并不是戈登学院的每个人都会认同我的观点。但好处是，在戈登，我们可以自由地按照自己的想法进行教学。

但我们明白，在这个问题上，肯定不是每个人都有同样的看法。有没有可能，他们使用这种语言是因为他们相信政教分离，而这种语言在某种程度上表明了政教分离？这是真的，绝对是的。对，对。

他们确实在故事中多次提到了造物主。因此，上帝作为造物主出现了很多次。是的，这是一个很好的观点。

我认为，我们已经有了相信政教分离的福音派教徒和来到这里传教的浸信会教徒。他们非常支持政教分离，因为在旧世界，国家压迫非常严重。所以，政教分离是一种信仰，我的意思是，这种信仰不仅被自然神论者和浸信会教徒塑造，而且被他们共同持有。

所以这是许多人的共同点，无论他们的宗教观点如何。所以我认为他们肯定在努力达成共识，这一点毫无疑问。我的感觉是，他们基本上是从自己的角度来做这件事的，尤其是在我们所拥有的叙述中。

是的，继续说。然后就原罪而言，如果你读过《联邦党人文集》之类的东西，你就会发现他们显然对人类持负面看法，认为人类无法做正确的事情，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设置了这么多保障措施。这是个好观点。

他们确实相信罪恶。这是真的。他们确实相信人们会走上歧途。他们确实相信罪恶，因为他们非常相信自由意志。所以，意志自由是神学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

只要你有意志自由，就意味着你可以对上帝说不。但这是好观点，没错。他们为我们设置了保障措施，因为他们确实意识到周围有人在做坏事。

是的，这是一个很好的观点。但他们是出于自己的自由意志。他们这样做并不是因为他们遗传了一些堕落或诸如此类的东西。

是的。“主教”一词直到独立战争后才开始使用。之所以在独立战争后使用，是因为如果我们使用“圣公会”一词，听起来很英国化，你知道，我们不能这样做。

我们必须使用主教这个词。你确实能看到华盛顿跪在雪地里向上帝祈祷的画面。那么，问题是，这是他生活的一部分吗？但这是很有道理的观点，没错。

我希望在这个问题上尽可能公平，因为教授们很容易对他们真正热衷的事情采取严厉的措施。但我不是来做这件事的。我只是想提出这个观点，让你们思考一下。

我在这里并不是要向你们灌输这些思想。我在讲授这些思想时必须非常小心。我还教授一门美国基督教课程，因此我在教授这门课程时也必须小心谨慎。

那么，这里还有什么值得讨论的吗？毫无疑问。我对此表示怀疑。杰森，你曾与一位牧师共事，他对人们教授这种观点感到不满，认为这些人是自然神论者。

不是那样的。我觉得不是一回事。对。

这是来自长老会的，他们强烈认为美国是一个基督教国家，意味着要回归基督教。对。就像他读到这本书时一样，就像作者大卫·伯恩一样，他的全部观点就是试图回归我们国家建立的基础。

是的，没错。但有趣的是，我现在正在查阅，显然这本书得到了很多负面回应。很多人说它不可信，所以托马斯·纳尔逊实际上停止了出版它。现在，他发表了一份 20 页的回应，回应所有批评者。

对，对。这是一场辩论。尚无定论。

这是一场辩论。这是一场辩论，而且这场辩论并不局限于自由派与福音派之间的辩论，因为我是福音派，所以毫无疑问，许多福音派会支持我在这里所支持的观点。当然，我们必须问自己，我的意思是，值得一问的是，上帝会处理问题吗？在我看来，在旧约中，他处理了一个国家，以色列这个国家。

但是，一旦你在圣经中看到了神的启示，你难道不认为他现在正在处理教会、基督的身体、他在地球上的身体吗？这对我来说是普遍的。它不仅限于美国。它存在于每一个有神的活话语的地方。

那里有教会。那里有基督的身体。那么，上帝是与一个国家打交道，就像他对待以色列一样，还是他与教会打交道，而教会是普世的，教会遍布所有国家？我认为这是一个值得问的问题。

几年前，我曾短暂地在赞比亚传教，我对此感到很惊讶。你知道，基督教国家，我在美国经常听到这个词，但我从未在其他场合听到过。当我在那里时，赞比亚总统正在宣讲赞比亚是一个基督教国家，赞比亚是上帝的选民，应该在这个世界上做上帝的工作等等。

他对赞比亚的这种基督教国家认同非常非常有趣。我的意思是，我从未听说过这种认同适用于其他国家，但我认为我最不可能听到这种认同的地方可能是赞比亚。我的意思是，谁能猜到呢？但事实确实如此。

还有别的吗？好的，我马上就要结束了。让我先说说。让我告诉你我们要讲的内容，就从你的教学大纲第 13 页开始，然后我们会在周一继续讲。

在下一讲，也就是第六讲，福音派在教会中的复兴，我们将在 18 世纪和 19 世纪看到，我们将看到钟摆回到正统，回到教会，回到历史基督教，回到历史基督教的根源。因此，我们在第五讲中看到的是远离这些事物的运动，在某些地方，尤其是在西欧，正在远离这些事物。在下一讲中，我们将说，有人说，不，我们必须回到我们的根源。

我们将讨论三个相当重要的运动。我们将讨论德国的敬虔主义。在美国，我们将讨论大觉醒运动。

然后在英国，我们将讨论卫斯理复兴。这是教会的三次重大复兴。因此，这需要我们。下一讲是相当长的一讲，因为需要时间来弄清楚这三种福音派对西欧和美国世界发展方向的反应。

以上只是介绍。由于时间关系，我今天不开始讲课。我们将在周一开始。

祝您周末愉快。我们周一见。